

人间至味是青团

新河镇中学八(8)班 尚萱涵 指导老师 徐薇薇

家乡的青团总是有股淡淡的青草香,萦绕在心头。

题记

食物是地域的印迹,而我对家乡的印象就停留在小小的青团上。

幼时,我并不知道这绿色的团子的名字,只知道这个圆吃起来十分不错,猪肉碎、豆腐干、胡萝卜、青蒜叶子、小虾米混合而成的馅料,还有金黄的会漏的油,都让人欲罢不能呢。每次在清明时节酒桌之上,都会看见绿团子。

你的指尖是我一生的温暖

市三中七(3)班 林旖旋

后来,南山的风吹散了谷堆,北海的水淹没了墓碑,我翻着回忆的底片,依然反映着色彩,一辈子有很多冬天,可他的指尖却是我一生的温暖。

题记

忆起儿时,记忆的开头便是姨公在田间劳作。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,一点一点散发出耀眼的光,吱呀的木门外,公鸡开始鸣叫。

姨公推门而入,快起来,睡久了长不高的。他的声音很柔和。噢,我应和着。呀!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,今天天气真好,我也想去田里玩!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姨公只好答应我。

后来,冬天我也跟着姨公去田里玩。那一次,他要去田间搭防寒棚,我就那样远远地望着,寂寥的土地上,他一个人撑起一根木棍,再将另一根木棍搭上去,两两交错在一根横梁上。北风呼呼地吹,姨公的雨衣已然扬起。姨公!姨公!我们回去吧!我大声喊着。那时的我还很小,不懂那是心疼。

他的背影不停地在两根木桩前穿梭,直到把白色塑料布套上。他转过头,朝我挥挥手,向我走来。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打量他,呀,他的头上为什么突然有了白发?呀,他走路为什么踉踉跄跄的?我不知道,也没人告诉我。

他紧紧捂着我的心,姨公给你暖暖。我才恍然惊觉,我的掌心温热,可他的指尖冰冷。但我心里明白,他在心灵上给我的慰藉已经超越了热与热的传递。望着他那布满皱纹的眼眶,我与他相视一笑。

姨公在爸爸妈妈面前总是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,每当他们发生口角,姨公都会摸摸我的头,一脸宠溺地对我说:走,姨公带你去买吃的,买你最喜欢吃的糖葫芦哟!我明白姨公的用心,为了不让大家担心,我永远配合。

那年三月底,姨公走了。在他进棺椁前,我最后一次触碰他的手,可令人奇怪的是,那双冰冷的手好像渐渐回暖,温暖着我。我默不作声,静静感受着,并期待着与他再次相遇。

姨公,那边快要拆迁了,你不在的这几年,我好想你啊!木门的钥匙我一直留着,你会回来看我的,对吗?

姨公,我又想你了!特别是在清明这个日子。

外婆有着做圆的手艺,但并不常做,我都为她感到可惜呢!我经常缠着外婆,求她做一次圆。外婆,我想吃圆,可不只我一个人想吃哦,我们都想吃的。外婆拗不过我,答应了,不过要等到清明节那天。我内心雀跃,可回头翻了日历,还要等上一个星期呢。我的肩膀垮了下来,头一次觉得时间很漫长。

终于,熬到了清明节,厨房弥漫着我魂牵梦绕的气味。外婆烧起了土灶,木柴塞满了灶膛,火焰似猛虎时不时吐出一些火星子。外婆用地莓(学名鼠曲草)在热水里焯出汁水,原来清澈的水已经变绿了。外婆把嫩嫩的地莓连着绿水倒入面粉,揉搓成团,再从大团中抓取出一小团。她把玩着小团,小面团在外婆宽大的掌心里滚来滚去,用手指在面团中间戳一个洞,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相互配合,

迅速捏成碗状。用勺子把馅料倒入碗中,最后慢慢封顶。一个个团子上了蒸笼,锅中的水在沸腾,水汽从蒸笼中溢出。

趁热拿出来,用蒲扇散热。我倒是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。热烫烫的团子拱在手心里,顾不得烫,直接开吃,一边不断地用手扇哈气,似乎还未尝出滋味,便已下肚。抓起第二个,这次有时间慢慢品尝了,糯糯的团子带有一丝韧劲,碎肉虾皮的鲜美混着蒜香在口中炸开,金黄的油一不小心就从嘴角溢出。

后来才知道,青团不仅好吃,还寄托着团聚的愿望与思念。

回忆起青团,就不由得想到山野间的花草,外婆家升起的袅袅炊烟与热情的招呼,我的心中泛起了涟漪。

雨落清明

市三中八(10)班 黄馨逸

清明时节雨纷纷,江南烟雨中,又是一年清明至。不知这次,又带来谁的绝唱,谁的十年相望。

走在古道上,踏着被时光洗礼的石板,路边的花香弥漫在细雨中久久不散。山中的几排石屋被雨水冲刷了岁月的尘埃。

祖坟山上埋的是整个村的老人,百坟拱起,千碑林立,血脉相承的亲缘,到了此时,也是无言相对。想起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里曾说:祖祖辈辈在这里,才叫故乡。这个不大的村子,有山有海。在那边,海平线笔直地伸向远方,与天空融在一起,渔船停泊在港湾中,像那无依无靠的孩子,终于有了庇佑。起伏的群山在朦胧之中似乎望不到头,而它们身上,有老一辈的故事。一边随着雨追寻岁月的足迹,一边听着妈妈介绍。有些人对于我,只是孩提时期的匆匆过客,有些人甚至素未谋面。但在清明,天空飘起轻纱般的雨,勾起的情丝或轻或重,交织成一片,散落在无边的苍茫中。走到太公的坟前,回忆如洪水般席卷而来,那年夏天,骄阳微风,我们坐在树下,一老一小对着一大盆毛豆挽起

了袖子

是文化的原因吧,我们扫墓总是要比其他地方的人繁琐些:烧香,插花,垫彩纸,系彩带,最后还要撒些亮片,年复一年,老人家都被打扮得漂亮。拔净几片乱草,摆上几杯凉酒,插着几根香火,风雨愁煞了人,泥土染上了愁闷,杂草被寂静淹没。我弯下腰,对着他们拜了拜,是为了让祖辈保佑自己,也想问问:生与死的界限有多么遥不可及?是天无情亦尔无情?为何都已送去了思念,还未得到回应?

整座山头没有凄惨的哭声,也庆幸念想无声,否则世界又该是怎样地震耳欲聋。不大的雨如今听来分外清晰,顺着枝叶,沿着岩石,一路流向村中,应是牵着逝去的人们找寻生前的痕迹吧。

下了山,行动不便的奶奶还在烧纸,白烟滚滚,翻涌高升,烟雨交织,思念也随之吹向遥远的天堂。

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

雨落清明,落下跨越生死的凄凉,埋藏心底的话,道不尽,说不完

信子风来祭清明

市四中八(8)班 潘可心

寒食雨传百五日,花信风来廿四春。信子花开,又是一年清明至。

四五点钟,天还未亮,为了避开上坟的高峰期,我们一行人早早地汇聚在无名山脚下。灰蓝色的天空很干净,空气也干燥,倒是免去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忧愁,但仍有些阴冷。从小路入口望去,重重树影,横干叠枝,笼罩着半人高的野风信,似乎被人遗忘。

拨开茵茵疯长的蒿草,踏上勉强还能辨出的斑驳破碎的石板,探索这幽林深处。

小路弯弯曲曲,路的尽头,古松掩映着祖坟。清去坟头杂草,围上新的花圈,拄着树枝,鞠躬三次,心中却是一片空白,并不是对离去的人不想念,只是要更坚强。老人落泪了,抽泣或默默地哭着,他们的追逐即将停止。我望着他们的皱纹,苍白脸上红肿双眼。那些还没刻完的墓碑,等待和自己相伴一生的人,死后再去长相

厮守。恍惚之间,明白了清明的真谛。

孩子是不会轻易哭的,哭了也很容易止住。他们的眼向着未来,充盈着未知的激动。而步入中年的人哭了,便持续到终结。在这暖洋洋的初春,每个人的时光都在流逝。人生的道路弯曲,但它向着一个终点,踏上便不再返程。清明,不过是人们在奔跑中的偶然一次回首,回首往昔,回忆过去,然后还要毅然掉头,继续往前走。正是应了风信子的花语,永恒的怀念与燃烧的人生。

临近七点,山上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再次走在小路上,回首,祖坟与古松相倚。在眼泪凝聚的那一瞬间,忍住并停止伤痛。快步向前,还有更加漫长的路要走下去。

微风吹起风信花香,卷起缕缕灰烬。

清明,看信子花开花落,望天空云卷云舒。

且拜且祭,且忆且思,且泣且喜。

青团青团

新河镇中学七(9)班 程博悦

博悦,快下来,吃青团啦!我听到熟悉的声音,奔下楼去,看到餐桌的盘子上卧着几个绿油油的青团。我抓起最上面的一个咬了一口,鼻尖是淡淡的艾草香,舌尖是甜甜的芝麻味。

喜欢吃就多吃点!她笑着看着我吃,青团可有团圆之意,多吃点,以后你就每年都可以跟家人团圆了!

我点点头,又拿起一个青团放进了嘴里。

我也好久没见你啦,都长这么高了呢!她伸出手比划了一下,上次见面才到这儿呢!小孩子要多吃点,吃得饱睡得好才能长高,知道了吗?

我吃了几个后跟她说吃不了,她把青团收起来放好说:我放在这儿了,想吃的时候就来拿。你先去楼上玩一会儿,我等会儿叫你下来吃饭。

好勒!我哒哒哒跑上楼,等着那声熟悉的呼唤。

等了许久,我看了眼电脑显示屏上的时间,都过了这么久,饭还没好吗?我下楼去找她,厨房没有,卧室没有,我一次次打开门,心里的希望都落空了。

她在哪里?

我找不到她,心里一股慌乱,不知从何而起,我在屋子里呼喊,却没有一个人回应我。

啊!我从梦中惊醒,躺在熟悉的床上,来不及穿鞋便奔出了房间,像梦中那样呼喊。我终于在卧室门口看到了她,她看到我眼里似乎有点惊讶,我上去抱住了她,她嗔怪道:怎么这么毛毛躁躁的,睡个午觉睡傻了?我没有说话,把头埋在她的颈侧,闻着那让人心安的味道。

她没说话,任由我抱着。

过了许久,她说:你上次说的想吃的那种青团我给你买来了,现在想吃吗?也许,在她眼里,吃东西可以让心情好点。

嗯,我跟着她去吃青团,想拿起一个青团递给她时,她化作了点点星光,消失在天际。

不,别走。

我伸出手去抓,却什么也没有抓到。

终于从梦中完全醒过来,枕头被染湿了一片,我坐起来,看到床头柜上放着装了几个青团的盘子,拿起一个轻轻咬一口,再也找不到那熟悉的味道了。

青团,青团,你不是有团圆之意吗?能否把她带回我的身边呢?